

春花夕拾

君不见,很多有了一定职业成就的媒体人其实已经不年轻,但是在工作状态中所呈现的那种勃勃生肌格外动人——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超越了年龄范畴的年轻。

那块生活的压舱石

■ 李咏瑾

周末两天,心情常常是一道鲜明的折线:第一天刚从劳碌的生活中腾挪解脱,还来不及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第二天又渐渐为明天的上班积蓄起力量,或者说开始不自觉地累积压力。

这样的节奏早已成为惯性,如果碰到小长假或是黄金周,快乐的小浪花还来不及奔放到第三天,就开始莫名其妙地体温上升、两眼一花地病倒,鼻腔开始断断续续地拥堵,亚健康的状态让之前美美盘算的假期顿成泡影。

家人常抱怨是我生活习惯不好,一放假就报复性地熬夜追剧玩手机;还有医生朋友揣测我可能平时积劳成疾,早已埋伏下疾病的引子,终于捱到假期,压力那根弦一放松,身体就开始大敲警钟。也做过检查、也多番保养,各种治标不治本折腾,但一到假期,依然病得浑浑噩噩,几乎已成定律。

这“病”要怎么才能好呢?

说来也神奇——持续到上班的第一天,走进我那熟悉的办公楼,所有的小毛病不药而愈,钥匙转个圈,脚步都变得轻快,打开门后,扑面而来的旧报纸味无比亲切,我仿佛都听见了自己的灵魂发出了舒服的喟叹。再落座到我那张旧旧的、松软的办公椅上,唰唰唰打开电脑、滑动鼠标、点开文档,犹如训练有素的战士取枪、上膛、瞄准,熟悉得简直闭上眼睛都能产生本能的

肌肉反射。

在这一刻,我稳若泰山地坚守在我那小小的工作岗位上,内心饱满、有条不紊,是值得单位同事放心合作的职场螺丝钉。常常忙完一上午,鼻尖微微耸动,才发现自己居然头也不晕了、鼻子也不堵了、喉咙也不痛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劳碌命”?在和同事交流后,才发现这居然不是个例。

特别是我们从事传媒行当的人,忙碌对我们而言,岂止咖啡因,还是人生的不老药。君不见,很多有了一定职业成就的媒体人其实已经不年轻,但是在工作状态中所呈现的那种勃勃生肌格外动人——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超越了年龄范畴的年轻。可是他们一安静下来,如同鸽羽在空气的吹拂中渐渐归于宁静,你就会发现该有的皱纹早已在他们的眼角、额头、脸颊上催生印出,但这种印记不是一种颓唐的衰老,而是有点像一朵花尽量张开花瓣一般地绽放,这种脸上的神情和肌肉走向经年不变,10年、20年、30年,几乎已定格为独属于他们的某种丰富的个人标签。

而一路繁花“绽放”的尽头是退休,或者说是从放下手中的工作开始,这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休止符,虽然这辈子职业生涯中,谁不是身心俱疲之余都把“累啊累”挂在嘴边,谁没曾美美幻想过,假使有一天不用工作了,天天睡到自然醒,想去去哪,想吃啥吃啥,把一直以来心欠欠的遗憾都给补上。那些因为赶时间而只能匆匆扒几口的

美食,那些采访之间来不及多瞅几眼的风景,那些泡在保温杯里牛饮而来不及细品的新茶,还有那些一心惦念的人们,一直想继续的酣畅淋漓的交流,或者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启新的人生无限可能……哪怕什么也不干,守着鱼竿在柳荫下半天不挪窝也好啊。

可真到了退休那一天……当然,我还远远没到退休的时候,兴许以后延迟退休一来,我那退休的海岸线又会向后退上好几里地,所以,现在我只能默默地、未雨绸缪地观察我身边亲朋好友退休的状态,结果,发现了触目惊心的共同点是……老得快!

比如张老哥,雄踞我们单位“一帅”位置30年,一路从年纪轻轻轰轰烈烈到中年,退休的时候依然身姿健朗,几乎没有白发,堪称冻龄范本,结果半年以后路过单位来看我们,大家大吃一惊!他腰背佝偻不说,头发居然半白。其实他退休以后过得很好,经济宽裕,和老妻日日徜徉在海南温暖的日光下,不是青春,胜似青春,朋友圈里时时洋溢着幸福的橙色光圈。

但据他本人说,一旦不需要按时上班,突然就有点找不到生活的北,心里那种微妙的失落感越来越强,好像自己不再被需要,即将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离。幸好老妻也已退休,他还能在身边找到感同身受的人。慢慢地,他又开始发掘身边其他退休或者早年间自谋职业的老者,把自己从一种人际关系氛围调整到另一种人际关系氛围中去。

可对比以前工作圈子里年轻人居多、日日更新的精彩,现在的人际关系圈,是一种看似无压力,实则缓慢的、充斥着“老去”气氛的圈子,“人的关注度一旦不在自己的工作,就开始不自觉地关注时间的流逝和自身的衰老,有点头疼脑热就开始伤春悲秋,对周围朋友的疾病和死亡也变得格外敏感。”最后,他总结道:“人啊,就像陀螺,得有点事像鞭子一样时时催着你、撵着你,这样才能活得有激情、有奔头,我们以前常说‘忙得像陀螺转’,可陀螺不转了,不就倒下了?”

这几句肺腑之言,引起了我们这些尚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良久的沉默,大家打量着早就习以为常的工作环境和周遭的彼此,想着自己以后离开时可能涌现的怀念和不舍,一时都说不出来。

由此,我终于发现了那些身在职场的人们常年感觉不到自己衰老的根本原因:

当初踏入工作岗位时,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从那时起,总想一心一意朝着人生的山顶奋力奔跑,越跑越有劲,越跑越青春勃发,很少会、或者说无暇将自己和无为、衰老等负面思维联系起来。即使偶尔感叹年华如水,但回首自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看到青春之花即使渐渐凋零,也早已化为沉甸甸的人生硕果,那种不负此生的安慰会让人在此时此刻进一步确认自身的价值、明晰自己生而为人意义,这种“当浮一大白”的值得与豪迈,是灵魂与岁月给予自己最大的表彰,胜过一切、一切的千言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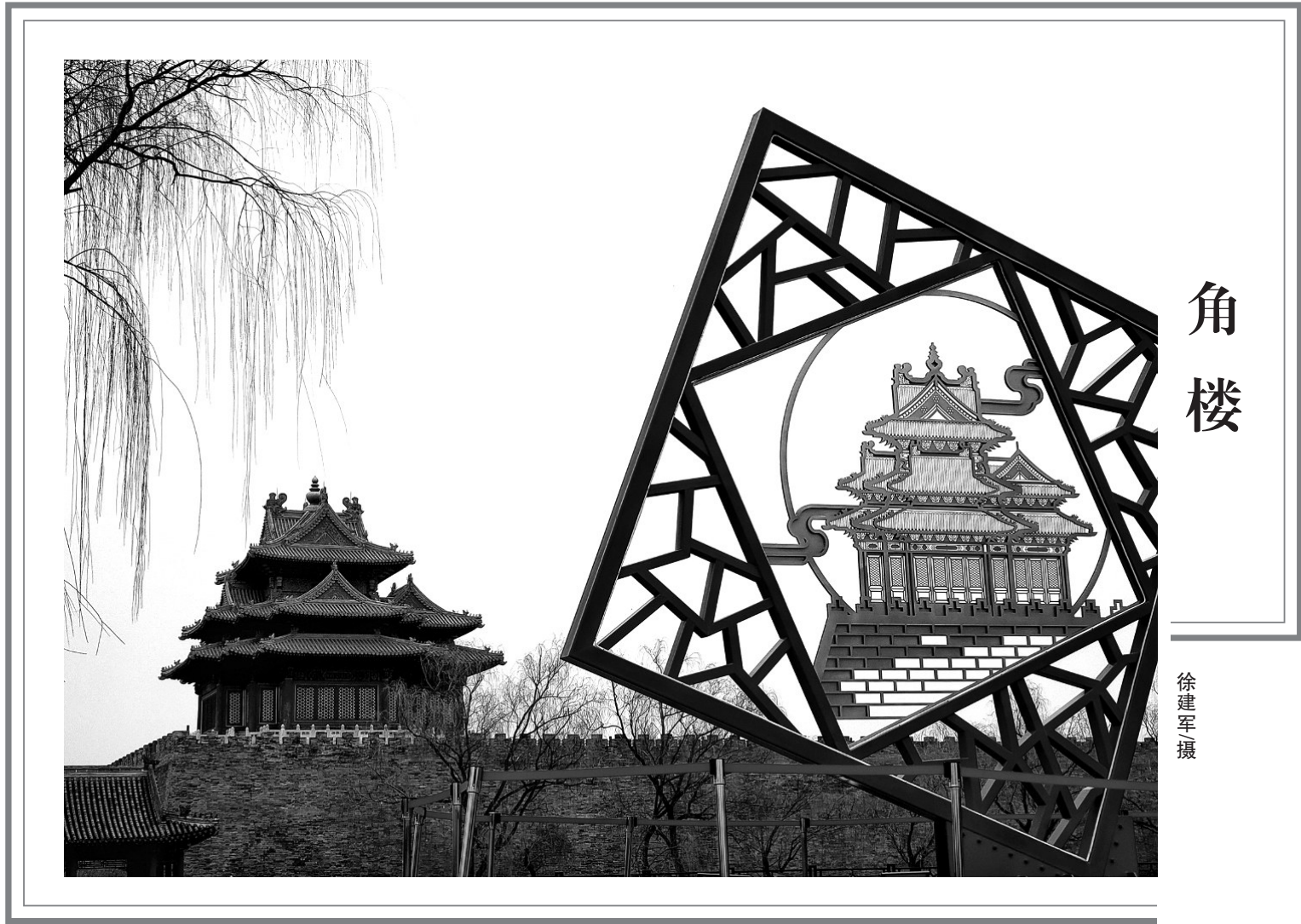
柳巷夜话

慕古

■ 冉学鸿

唐人李洞酷慕贾岛,遂铜写鸟像,载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遇见同好,李洞一定亲手抄写、相赠贾岛诗集,并且一再叮嘱: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这虔诚与痴迷,不由想起杜甫的忠粉张籍。《云仙杂记》载张籍曾取杜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只缘膜拜情深,竟把偶像的诗卷烧了拌蜂蜜吃掉,以求肝肠从此改易,写出好诗。追星到这份儿上,既可笑又可爱,今人怕也不及。

东坡慕乐天,杜甫喜太白,灵魂相契的效应有时比爱情还要美妙。譬如杜甫喜欢李白,李白却欣赏孟浩然。这位一杯一咏必见清风的李太白,虽说名播海内、轩然霞举,却并非目中全无一人,除了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李白最崇拜的当是二谢。据考,李白一生引用谢诗达百次以上。别人夸他诗好,太白并不以为然,说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又谓识人生玄理,个性昭彰,自觉追求完美人格,是千百年来悖逆于传统世俗的一道文化亮色。太白的追慕与直白,于此便可见高度与格调。同样是追慕前贤,想想如后世郭板桥等人服膺徐渭的甘为青藤门下走狗之语,虽更见对偶像崇拜之深、仰慕之烈,终究还是欠缺了名士该有的一段风流。



角楼

徐建军摄

琉璃影音

串珠珠,将一颗颗五彩缤纷的水晶、翡翠、玉石、玛瑙……按照自己的设计意图做成项链等工艺品。

“珠”海情深

■ 袁乃中

耄耋之年的黄淑桢,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终身教授、全国“三八”红旗手,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肩负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有30多次荣获重大奖项,老人家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黄淑桢个小富态,面容慈祥,喜欢絮叨,就像邻里和蔼的大妈,让人倍感亲切。

可是忙里偷闲,她还有一项让人出乎意料的业余爱好:串珠珠,将一颗颗五彩缤纷的水晶、翡翠、玉石、玛瑙……按照自己的设计意图做成项链、手串、挂件等工艺品,看着成型的佳作,她会洋洋自得,送给亲朋好友,与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快乐。

说起串珠珠,在黄淑桢的从医生涯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有一次她爱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溢滔送给她的一条珍贵项链不慎断了一这可是一件相伴50多年的初恋之信物啊,惋惜之情难以言表。黄淑桢四处奔走,终于在上海老城隍庙找到一家小珠宝店,恳请师傅帮忙按原样修复,店主不负使

命,请了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将项链修旧如新,黄淑桢尤为满意。为了日后以防不测,她就干脆拜师学艺,多次上门求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不仅掌握了这门绝活,师徒间还互为跨行业的莫逆之交。从此,串珠珠也成了她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休闲的爱好。

也是无巧不成书,那家老城隍庙的小珠宝店老板,因年事已高,要返回故里养老,将店里所剩的各类“珠珠”要悉数处理,关门大吉。黄淑桢知情后,二话没说,照单全收,按价付款,老板真是感激涕零。然而这下黄淑桢的家里却成了存物的仓库,“珠珠”堆积如山,占据了日常生活很大的空间。丈夫曾溢滔院士和刚刚留学回来的双博士女儿曾凡一不仅没有半句怨言,还出钱出力给予“赞助”,并在闲暇之余帮衬着为老人家干活。难怪人们交口称赞他们是家“一门三杰”,和谐美满,名副其实的全国“五好家庭”标兵。

2018年5月,黄淑桢、曾溢滔夫妇入住大虹桥开发区的“新东苑快乐家园”社区,这个高品质养老社区,令黄淑桢欣喜无比,也激发了她想引入“串珠珠”活动的念头。她首先邀请了几位

年龄相仿的老姐妹试探性地“抛砖引玉”,谁知大受欢迎,口碑相传,不胫而走,许多长者闻讯后,不请自来,要求参加“串珠珠”活动。黄淑桢也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并且无偿提供各种珠珠,还购买了许多小剪刀、尖嘴钳、尼龙线、细钢丝……等工具和材料,亲自授课教大家技法。

有一天,一位身患帕金森病的长者告诉黄淑桢,自从参加“串珠珠”活动后,双手颤抖的状况明显减弱,现在可以自己喝茶吃饭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有60多年从医经历的黄淑桢立刻得到了启示,她邀请了数名专家和自己的学生进行了专题研究——“串珠珠”能否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研究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项练手、练眼、练脑的养生微量运动,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可以促进双手的血液循环,增强手指末梢神经对大脑的反射,既活血又健脑……

黄淑桢顺势而为,在她的创导下,长者们自发的“珠珠艺术沙龙”正式成立了,参加者近百人,如今已经举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活动。

牛年伊始,喜庆新春佳节,闲不住的黄淑桢又组织大家为园区内每一位长者定制一串属相手链。

■ 王宁泊

时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向前看时间似乎无限延伸,未来是如此遥远,向后看时间仿佛被层层折叠,过往历历在目。回首2020年,一整年的记忆仿佛被放进了几个收纳盒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各自归类,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事件当中,仿佛有一根线把它们一个个串联起来。那根线就是202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新冠疫情。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有太多人经历了伤痛与离别,那些经历“失去”的人们,还能回到从前平静的生活中吗?

自由、平等、博爱,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系列电影《蓝白红》,就是通过个人化的情景来试图思考这个命题。而蓝色代表着忧郁,也代表着自由,这一系列电影之一的《蓝》,以蓝色为主色调,讲述了一个在遭受丧夫丧女之痛的女人如何获得新生的故事。

影片《蓝》一开始,我们就与主人公茉莉一同被抛进了一场灾难,一场骤然降临的猛烈的车祸当中。这场车祸让茉莉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失去了世界上她可以依靠的,她所珍爱的一切。如果我们说爱、友情、家庭是一种约束我们的堡垒,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则意味着茉莉被剥夺了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身份,让她被迫陷入一个孤独的空间。

从车祸中幸存的茉莉,在得知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去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茉莉空洞的瞳孔,瞳孔中的医生平静地视察她的伤势,画面中也回声般的传来丈夫与孩子葬礼的消息。茉莉对死亡的恐惧与丧失至亲的伤痛一起涌来,在自杀未果后,消解了茉莉自我毁灭的欲望,她开始接受逝者已矣的事实。

一般而言,当我们试图摆脱过去不美好的回忆,试图从过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往往会选择遗弃一些与过去相关的物品。就像我们失恋的时候,会删除社交平台上两人曾经的合照,会寄回对方曾经送给自己的礼物、书信等。这种遗弃仿佛一种象征行为,象征我们对过往回忆的二次埋葬。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摆脱那些带给我们伤害的身份、角色。茉莉也是如此,她返回自己乡间住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佣人有没有按照“我的愿望”清理那个蓝色的房间——那个她与丈夫一同工作、生活、创作的蓝色房间。房间已经空无一物,但是站在房间门口的老仆人却忍不住呜咽。茉莉假装询问她为什么哭泣,得到的答案如同蓝色的潮水狠狠地拍打茉莉的内心,于不经意间残忍地将茉莉试图逃离的道路摧毁。老仆人说:“因为你没有哭。我想他们。一切就像在眼前,怎么能忘得了?”

而后,便是这样一幅画面:随着乡间住宅粗糙的墙面向上移动,慢慢地出现晴朗而又冰冷的天空。大约是没有一丝一毫生命气息的缘故吧,如同荒芜的原野。

为了挣脱痛苦回忆的枷锁,茉莉进行了一系列仪式般的行为:变卖所有的家产,将钱打入死者的账户;从出版社取回丈夫没有完成的交响乐手稿,将它们全部投入碎纸机中,妄图将一切损毁。但是这种尝试不会轻易地完成。

独身一人的茉莉随身只带了一件行李,是一个纸箱,纸箱中装着蓝色房间中唯一留下的一个吊灯。茉莉此前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逃离那场车祸带来的痛苦阴影,为了去拥有那看似轻松的“自由”生活。而这个随身携带的一块“蓝色的回忆”则意味着她同时留恋着过去。

与社会、与过往割裂的生活,相伴而行的是什么呢?她斩断了一些社会责任的束缚与不愉快回忆造成的牵绊,可代价就是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孤独与绝望。

就《蓝》这部电影而言,茉莉最终获救,是她摆脱了这种自我流放的方式,她选择重新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中。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茉莉无意间看到了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丈夫,看到了丈夫身边与他并肩而坐的另一个蓝衣女人。凭着两个人相互交谈时的眼神与动作,茉莉直觉地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某种情感。这意外的发现唤起了茉莉心中的嫉妒。这份迟到的嫉妒重新唤醒了茉莉生命的动力与行动的愿望。茉莉重新拿起了笔,开始叙写丈夫生前没有完成的交响乐。

我常常曲解自由的含义,将维系自由的一些链条看作束缚我们的绳索。茉莉曾在老人院对丧失了智力与理解能力的母亲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不要爱,不要要友谊和怜悯,那都是陷阱。”或许吧,这些情感,总是连带着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和责任。可有时候,人只有在社会角色当中才能找到自我的身份归属,在承担各种各样责任的行动中才能找寻到人生的方向,也正是因为这种承担,因为各种各样角色与身份的牵引、定位,我们才能在这社会中平稳地履行着自我的使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获得我们梦寐以求的心灵的自由。

茉莉放下过去,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基耶斯洛夫斯基善于以女性为视角来展开对命运和现实的追问,这个悲伤的故事也是如此,而在女主人公告别过去的心路历程里,我们局外人也能体悟到自由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告别曾经的变奏曲